

真善美中领悟生命的真谛

——陈长吟散文的审美意趣

段小芸

陈长吟先生是从陕南安康走出来的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和文化学者，长期致力于散文的创作、编辑和研究工作，在中国散文界具有重要影响力。他的散文以意境悠远、清新自然、情感真挚、哲思深邃为特色，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文化气息。其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和审美意趣，备受关注。其散文在欣赏审美过程中，带给人愉悦、哲思和想象的空间，引发读者对生活、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思考，营造出一种美不胜收、回味无穷的审美艺术境界，耐人咀嚼。

诗意语言蕴哲理

散文的情感真挚是其核心要素之一。陈长吟的散文感情充沛，坦诚朴实，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其语言精致唯美，言简义丰，具有诗词的韵律感和现代散文的流畅性，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上升到哲理性的思想艺术境界。

优美的文字，温暖如春，质朴动人。在《夫妻柏》这篇文章中，其以“柏树”意象为载体，赋予其植物的生命和象征内涵。这篇散文文字珠玑，句句含爱。作者以新颖的视角，唯美的诗意语言，描写了一对夫妻柏树相依相偎，共同抵御大自然和生命中风霜雨雪的故事。

“望着这情景，我想，树也是有情有义的，害怕孤独的吧。它们的连体，是天定的缘分，是根土的需要，是崛起的鼓励，是尘世的安慰。它们的合二为一，抵抗了无数次外来的侵袭，创造了大自然的奇观，见证了千年古道的演变。后人称它们为夫妻柏，这是一种敬称和希冀。”站在千年古柏前，作者思绪飞舞，感慨万千，用深沉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傲然屹立、蔚为壮观、可歌可泣的夫妻柏树盛景图。

读完这篇文章，夫妻柏顶天立地、相携相伴的坚毅身躯，令人动容。它们合二为一、心心相印的精神和感受，在人们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文章的画面感很强，使人的内心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不由得对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充满敬佩之情，对夫妻柏顽强不屈、奋发向上的生命致以由衷的礼赞。作者对无数夫妻、无数家庭和无数爱侣的美好祝愿，希望他们像那对在大自然中相依相偎、不离不弃的夫妻柏一样，岁月静好，相濡以沫，现世安稳，幸福常在。由此，作者对大自然、对人世间的一颗博爱、善意和慈悲的心，跃然纸上，日月可鉴。

在阅读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其散文不仅只是单纯的景物描写，写花呀，草呀，树呀，鸟呀，而他往往通过自然现象，引发对时间、日常存在及对生命的感悟和思考，凝心聚力挥笔创作而成。由一棵千年夫妻柏，浮想联翩，并致敬天下夫妻及有情人以美好祝愿，思绪悠悠，深情款款，善心美意，感人肺腑。因此，他的散文具有意蕴悠远、诗性语言的特色，哲理性的思考更加宽泛，充满真善美，使文章的主题和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艺术境界。

关注底层人文情

他对文学创作的挚爱和执着追求，始终保持着积极进取，昂扬向上。他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充满深深的同情与极大的关注，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底层百姓的悲悯情怀与人文关切。

如他对底层人群的描写，既展现其生活的劳苦艰辛，也讴歌其坚韧的生命力和顽强不屈的斗志。比如他在《孤独的骑行者》一文中，为读者展现了一位七十旬老人，骑着一辆三轮车，带着老伴的骨灰，陪她漫游，前往西藏朝圣的故事。老者三轮车车体背后挂着一块耀眼的红布条“孤独号”，上边有一句“除了我，愿天下人都无孤独”的口号。这位老人的故事感人心脾，深深地触动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对那位孤独老人的坚强和勇敢、不舍与豁达而生心生由衷的敬佩，对他矢志不渝、锲而不舍的追求奋进精神而深深感动。作者者在进藏的路上，瞧见远方出现一辆三轮

车，看到“孤独号”三个字。“我突然被震撼住，一阵感动和难过……”超车时，“我”看到骑车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然后到“我”下车，站在路边等老者……耐心听完老者心酸而励志的故事，作者者的内心受到强烈地震撼。“我向老者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各自前行。”“但在我的脑海里，一辆三轮车，一个‘孤独号’，一位老骑手，在进藏的路上缓慢地游动着、游动着……”

作家的视角，总是深深地俯视着他所钟情和热爱的大地，深刻地感受着大地上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能细心敏锐地体察到普通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对底层百姓充满怜爱和悲悯情怀，这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担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有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话可以较为准确地诠释他的心境、胸襟和气度。

作家擅长从身边的小人物身上发现素材，挖掘故事，经过思考，提炼总结，写成美文，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细心洞察，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对人性的深度剖析。在他的笔下，每一次动人的发现，每一个简单而平凡的故事，每一段精彩而深情地描写，都洋溢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息，都充盈着对真善美的由衷礼赞，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温暖。

言简意赅墨如金

陈长吟的散文大都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惜墨如金。他擅长运用简洁、明白、晓畅和精准的语言，描摹状物，表情达意，抒发对世间万物的独特感受。阅读他的散文，给人一种清丽雅致、超凡脱俗、含蓄隽永之美感，生发出一种言尽而意未尽之绵绵深情，带给受众美的享受，心灵的启迪和精神愉悦。比如《散文的追追长路》，这篇不足千字的理论佳作，他洋洋洒洒，纵古论今，笔翰如流，一气呵成，酣畅淋漓。他以分层论述的写作手法，从古至今，阐述散文的大视野、大境界和大历史观，从而提炼总结出散文给予人们心灵的慰藉和温暖。他的文章贵在以情动人，以情暖人，以情感人。

用笔惜墨如金，文章写得情真意切，要言不烦，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能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引发读者对散文的真诚和坦率产生共情。不像有些作者写散文，啰里啰嗦一大堆，辞藻华丽，词语堆砌，说了半天，绕了大半圈子，也说不到点子上。搞得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一头雾水。

阅读陈长吟的散文，简明扼要，明白晓畅，让我们充分领略到其散文意境惜墨如金之美妙神奇，感受优美散文一字千金的无穷魅力。

生态散文意深邃

陈长吟的生态散文，视野宏阔，观点新颖，意境深远，引人深思，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令人耳目一新。他在《生态是散文的情怀》一文中，提到中外的生态散文自古有之，而且列举了《瓦尔登湖》、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学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归田园居》，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倡导生态文学的写作空间，展望生态文学发展的壮阔愿景，令人振奋。

生态散文，是指对自然环境、自然风物、人间情态等描写，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呼吁创作者要热爱大自然，热爱田园山水，热爱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要有神圣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悲悯情怀，方可为读者描绘出大自然的气势磅礴、山河锦绣，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宁静和秀美境界。

而生态散文的提出，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对散文的新认识，新境界和新视野，拓宽了散文创作的新疆域，使散文创作在宽度、广度及深度上，上升到一个新空间和新高度。

比如，在《看水不急》这篇文章中，作者用 600 余字的篇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江边村妇的故事。该

散文文笔清丽脱俗，文字优美动人。作者这样写道：“陕南汉江的水碧绿清澈，舀起来就能喝。南水北调工程完成之后，首都北京的居民就要饮用汉江的甜水了。”“瀾湖是汉江中上游最大的人工湖泊与风景区，夏阳炎炎，那一湖的沁凉给人带来不少舒服。”一开篇，生态散文的格调和气息扑面而来……

小船靠岸，湖湾，湖畔，树林，在一户干净的农家，一位朴实善良、身材窈窕的美丽农妇，热情大方地接待了我们，麻利快速地为我們做了一顿喷香可口的农家饭菜。

“我们吃饭，她坐在门前院坝的竹凳上，安静地看着江上的流水，不知想着什么……”我问她：“住在这偏僻的山湾里，着急吗？”她一笑：“急啥子？看水不急。”

从作者与江边农妇一问一答的对话中，由此可以看出汉江水之清幽澄澈，自然风景沁人心脾。农妇的丈夫撑船去江上跑运输，孩子上学读书，农妇在家做针线活儿……“看水不急”，这是江边百姓从心底滋生出的一种宁静闲适的慢生活状态。那如黛远山，碧绿清澈的江水，绿树浓荫，江边悠闲看水的农妇，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盛世美景。山水田园，风景如画，如痴如醉，令人神往。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云深不见鹤，江上数峰青”虚实结合的意象，呈现了散文超凡脱俗的山水意境和生命哲思，传递出超然物外的审美意趣。

“付了饭钱，我们乘舟而返。江风拂面，神清气爽。”作者如此结尾，干净利落。那青山碧水，秀丽风景，令人浮想联翩，美不胜收，气韵长存。

再比如，在《万掌山情思》中，他的生态散文的意味更加浓郁，气韵芳香。一觉醒来，在寂静山林中他下榻的那间小木屋门口，躺着的一只绿壳虫。他对那只不知何时悄然到来的访客，充满怜惜和疼爱之情，不忍心伤害它的细腻描述和心理活动，触动心弦，感人肺腑，令人动容。

“我穿衣起床，准备去野外散步，拉开房门，一股带着草香的清新的空气吹进来，让人肺腑舒畅。正要往前迈步时，却见门里卧着一个硕大的绿壳虫。”

接着，是作者对那只绿壳虫的肖像及特征、自己的心理活动，以及猜测绿壳虫的来历不明进行的描写，他想让绿壳虫赶快离开，他要出门了。但“它不动弹，继续酣睡。”作者不想惊动它，便开始烧水、泡茶，坐在沙发上品茶，耐心地等待虫子离开。但再看它还卧在门口，没有动身的意愿。

“我又走到门口，说：该走了，尽管你热情执着，但咱们属于两个世界，我不能收留你，然后两个指头捏起它，顿感一阵冰凉和酥麻。我把它放在门外的草地上，它慢慢地爬向草从深处。”

读到这段清新优美的文字，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大自然中的一切风物和生命，充满深深的敬畏感，尤其是对待山林里如绿壳虫般的小动物，同样充满慈爱和怜惜之情。绿壳虫在他的笔下，被描绘得栩栩如生，细腻生动，微妙传神。此情此景，完美地展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生动画卷。

陈长吟的文学创作，是一个不断砥砺前行、超越自我的过程。从早期的乡土文学、山水文学，到后来的文化散文，再到晚年的哲思性写作，以及生态散文的写作，他的每一次转型，都是一次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这种超越不仅体现在题材的拓展和内容的探索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的提升上。他的语言朴实无华，文笔灵动，意蕴悠长，充满哲思。他对散文的挚爱，锲而不舍，孜孜以求。

陈长吟作品的文学审美意趣，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与价值。具体体现在，丰富读者的精神生活，拓展读者的视野，提高审美能力，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总之，他的散文文学审美意趣，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体现了其在不同时期文化背景下的思想观念、情感表达和艺术追求，在生活的背面中窥探生命的真谛，带给人们心灵的启迪、美的愉悦和文学审美意趣。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是人们情感寄托和心灵慰藉的载体。

小说创作的源泉是生活。所以，生活中要做有心人，处处多观察，善于察言观色，保持好奇心和兴趣，尤其青年时，我走路时若是时间充裕，便会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看见哪里有人聚堆，就往哪儿凑，喜欢赶热闹，听各种奇闻趣事，积累生活素材。平日常里，听见谁讲有趣或有意义的人和事，会像蒲松龄先生一样，用笔记本认真记录或者摘抄下来。

小说人物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创作出来的，他不同于真人真事，我常采取的方法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正如鲁迅所说，我的小说人物的原型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虚构性”，是小说的本质。“捕捉人物生活的感觉经验”，是小说竭力要挖掘的艺术内容。

我写长篇小说时，首先明确主题、设定背景，选择合适的视角、先写出故事梗概、提纲和主要人物，书中的主要人物一般都是胸有成竹的。比如《月儿城》书中的主要人物：大风、汉原。相当一部分素材取之于父母，他们身上的坚韧善良、宽厚豁达、吃苦耐劳和乐于助人与书中主人公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比生活中的父母亲更加典型、形象更丰满、故事更集中，他们身上集中了秦巴山区劳动人民及其所有父母亲身上的美德和种种不足。《高高山上一树槐》中的女主角云丹凝，书中关于她的诸多故事在生活中都是亲身经历，令我刻骨铭心。当然，即使是最熟悉的人和事，我仍然走访了很多当年一起工作的专干、大夫和手术者，查阅了很多史料和书籍，越是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积累的素材越丰富，写起来心里越踏实，底气越足，写作越顺畅。

我曾采访一位专干，她说了很多感想感慨，最后由衷感叹一句：“哪怕是多做一件好事都很充实！”这句话虔诚的神情深深震撼了我，如电光石火般瞬间开启了创作的灵感，心灵深处的情感洪流闸门轰然打开。几十年的生活积累、沉睡在心底的故事，素材资料库存都被激活、组合、排列……

虽然有原型，但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不是生活摄像机，必须高于生活，经过精细的艺术加工，杂取种种，提炼人物，使其更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任何事件的产生，都需要前因和前提条件，设下前因和后照条件是后面事件的产生做铺垫。写小说要善于做铺垫、埋伏笔，还要注意前后照应，符合逻辑。

我喜欢“文似看山不喜平，戏如观水逐浪生”。写文章好比观赏山峰那样，喜欢奇势迭出，最忌平铺直叙。看戏好比欣赏大江大河，也需要曲折、有波澜，平铺直叙不能吸引人。所以，小说写作看重故事情节的编织，文章须以曲折奇崛为胜。应该注意的，某些事件或情节的发展，看起来是意料之外，但是在情理之中，不能凭空臆造。

小说要善于制造矛盾冲突，矛盾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原动力。在《高高山上一树槐》中，田桂枝的爱情和工作性质的冲突；陕南山区的自然环境之美与贫穷的巨大反差矛盾很好地凸显了主题，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小说中常有环境描写，主要理解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作用。

通过描写自然景观，渲染气氛，衬托情感、预示人物命运、揭示社会本质、推动情节发展。就像杜甫说的：“感时花溅泪，别时鸟惊心。”在拙著《月儿城》中，大风因病被主人驱赶，走投无路，正逢寒冬腊月，又是年关，刺骨的河水，重病的躯体，情、景、人融为一体，较好地表达了生活对主人公的磨难和艰辛。

小说创作中，我还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就是要多读书，乔治·马丁说：“读书的人可以体验一千种人生，而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世间的事千奇百怪，变幻莫测，我们不可能都去经历。但是，通过大量地阅读，可以从书中汲取营养，扩大视野，增加各方面知识。在《月儿城》中，在写蓝天月参加北伐战争的这一小段历史时，只有千多字，但我把清政府被推翻、北伐战争，一直到西安事变这段历史都统统看了一遍，包括这个时期的风云人物传记：《孙中山传》《杨虎城传》《张学良大传》等。在《高高山上一树槐》中，云丹凝做解剖，提高技术，马大嘴给自己做手术等，是我在阅读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数次读到类似的情节和故事。自己在早期工作下乡时给自己扎针，经过自己专业判断，认定是真实可行的素材，于是，就把他们装进了自己大脑的创作资料库，用的时候就胸中有数，而不是胡思乱想，胡编瞎造。创作时，尽量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这样就能有把握驾驭。阅读不仅要广泛，好的小说要反复读、重点读，好的文字要划重点，或者记笔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话是真理。

其次，我特别注意语言的灵活运用。语言是小说的载体，有时候，一个恰当的比喻，或是一句不经意的内心独白，就能让读者和角色产生共鸣，感受到那份跨越纸张的情感流动。同时，包括适当运用警句、谚语、歇后语等，能使读者产生强烈的视觉和听觉感知，增加亲切感、地域感，打动读者的心。小说语言讲究生动形象、口语化、个性化。如文盲人和文化人、农村人和城市人、官员和搬运工的语言特色和性格特点都是截然不同的。

同时，创作中还要有板凳一坐十年冷的耐性和韧性。

在我一生的跋涉中，一直都在寻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创作中，我也觉得，应该写有意义的事。在写《高高山上一树槐》时，亲朋好友就很担心：题材那么敏感？怎么写，写什么？有啥后果？书能不能出版？都是未知数，很多人劝我，不要干出力不讨好的事。我却有自己坚定的信念：这项工作堪称是空前绝后的历史大事件，对绝大多数工作者也是极大的考验和刻骨铭心的记忆。作为亲身经历者、写作者，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有一种强烈的倾泻感，应该把这段历史记下来，为传统秦巴汉水人民立传，给后人一个交代，给这段历史一个交代，无论结果如何，一定要努力去做，写了再说。写作过程中，我也经历了很多困难，但仍以年逾七旬的身体坚持下来。

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见过的人”，终将在笔尖流淌成独特的小说风景。

笔尖流淌独特的风景

刘培英



六月里好风光

陈绪伟

地轻声哼唱起“6 月里花儿香，6 月里好阳光”的歌来。此刻的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5 月末，刚好下了一场透雨。雨后天晴的进入到 6 月，碧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时空似风平浪静的大海一般。此时的家乡汉阴，不见了 5 月旱季那灰蒙蒙的天，只感觉 6 月的阳光真好。清清爽爽的微风，灿灿烂烂的太阳，让大地万物舒展着异样的英姿，显露着深浅不同的颜色，开放着枝叶各异的状态，散发着鲜花浓浓的芳香；同时召唤来许多蜂蝶的盘旋，迎接着外地潮涌而至的游客观赏打卡。

6 月里花儿香，处处花香不一样。双乳镇双乳村千亩荷塘，粉的、白的、红的、黄的各种荷花满塘开；双河口古镇的花田里，三瓣的、四瓣的、五瓣的格桑花密密麻麻开满田；凤凰山南麓凤堰梯田中，田边的、院边的、农家的、民宿的月季花整齐刷刷地盛开；县城的大街小巷，房前屋后，公园隙地……也绽放出各种的花样。不仅是种植，也有盆栽的，桶植的，箱子里的花；还有边长种的绣球花，空中悬挂着的月季花，枝干吊拉着的石榴花，墙角架铺的三角紫瓣花……淡香、清香、浅香、浓香、鲜香的气味，让人闻之迷醉。

6 月里好阳光，山川万物茂盛长。6 月家乡田野里的豌豆、胡豆、油菜已颗粒归仓，小麦正是抢收时节。地里早苞苣苗正拔节抽穗，回茬玉米已出苗叠叶；坡里红薯苗已移栽成活，正发旺生叶长藤。六月一川水田坝，南北两山梯田，插下的稻秧绿油转青，正活力扩充拔节地旺盛生长。辣椒疯开白花，豇豆长藤出线，茄

子已结紫蒂，黄瓜鲜嫩出条；番茄串串红了，菠菜青绿铺展了，莴笋长高粗壮了。枇杷黄了，桃子红了，杏子熟了，西瓜甜了……在这里，亮在眼眸中的所有字符，都是四个字“开花结果”；喜乐在心里的认知，概括也是四个字“阳光溢美”。

家乡汉阴的 6 月，是生机蓬勃的时节。因为 6 月的家乡，既是鲜花盛开的 6 月，处处飘香的 6 月；也是阳光的 6 月，生机活力的 6 月。不论是走进秦岭南麓的北区，或是县城倚靠的龙岗，还是越过神中凤凰山到达南区的巴山，这所有阳光普照的地方，山山岭岭都是草木茂盛、绿荫遮天的生机盎然；走进家乡人生活的城镇乡村，也都是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耀眼景象。远眺滔滔不息的汉江，也是推波逐光、辉花追浪；近瞧哗哗流动的月牙河，更是随波飘光，曳影碧波。有鲜花装扮，芬芳的馨香；有青枝绿叶，碧叶绿荫的陪衬，呈现的就是 6 月美好的阳光。

如今的 6 月，在我们祖国的每一个地方，到处都是阳光灿烂，方兴未艾，蒸蒸日上，繁荣兴旺的景象。尤其是一个个天真可爱、活泼聪明的孩童，正向阳生长，筑梦童心，托起明天的太阳。他们是祖国最美的花朵，是祖国期待的未来，是中华民族复兴未来的希望！

我们都相信，“6 月里花儿香，6 月里好阳光……”这首中国的儿歌，将会永远传唱下去。唱出一个“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美好民族，唱出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立于世界之林的锦绣中国。



秦巴汉水明如镜（中国画）

王晓琪作